



中国特有名词的E音译问题已迫在眉睫

高友铭

在中华全协05-12期通讯中，刘才盛先生的文章《音译还是意译》提醒人们：为中国特有的东西、景点、文化名词（针灸穴位、阴阳八卦、天干地支……）的E化问题，随着经济、文化全球化的需求，已经迫在眉睫了！E者是为全人类文化交流架桥铺路的，但是弄不好，我们在音译中国词的过程中反而会设置障碍，所以应该认真研究，充分讨论。

一、不排除意译的可能性

“电话、电灯、电视”这些外来词，巧妙融合在中国词汇中，看不出翻译过程中音译的痕迹。而早期的“电话”telephone音译成“德律风”。可见成功并不是一次到位的，人们运用语言会作出历史的选择：有比较，有淘汰。在讨论问题之先，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，不要担心顾虑对一个词的音译或转写有多种方案。还有相当一部分音译的外来词一直保留到现在，如：坦克、沙龙、色拉、高尔夫球……等等。事实说明意译和音译都有必要。

刘才盛先生并不反对意译，但是没有提出是音译还是意译之间的尺度界限。在E正式基本词根B.R.O.中，特别是前8组（中级水平）的词汇，是E者应该掌握、并作为意译中国词的基础。如“大饼”用kuko“饼、糕”（第5组，初级水平）和后缀-eg-“大”（第1组，入门水平）组成kukego，难道还会有人拒绝接受吗？如果连初级E词汇量都不能掌握，还学习什么E呢？据南京《扬子晚报》介绍，“水饺”并不一定是中国的特有食品，意译能否写成akvopasteĉo, rondapasteĉo（元宵），这样显得有些长。一位名叫LUNO的法国女E者到南京时说过，“饺子”的E词是pelmeno,当时俄罗斯女E者、中国媳妇丹妮也在场。但事后我在词典上并没有查实，或许是词典没有收入。可见仅凭一人之辞不能作为标准和依据。

为了不过多增加E词汇量，同时又能让所有E者便于理解，创造性地赋予原E词以新的中国特有的含义，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。比如太极运动中的动作名称“云”，云手、云剑、云扇、左云、右云等等，把名词nubo（云）增加动词的含义nubi，象云一样地运动。“云手”就可以从Svingi manojn kiel nuboj或Svingi manojn nube简化成更贴近中文原意的Nubi manojn,“右云”可作Nubi dekstre。通过中国方面的恰当解释，国际友人会理解和接受的。创造性利用E原词的机会，我们还将会遇到的。中国词汇之多，犹如大海，对音译词的范围不掌握好，我们将会被自己的同音字所困扰。

意译也会有败笔。如“筷子”manĝbastonetoj，计有14字符5个音节，不如音译为kűez-o，连复数词形也不一定给出，在解说时告诉E者，这是一对吃饭用的小短棍。

二、关于音译方面的问题

当前，音译的产品商标、店铺名称象潮水一样冲斥着市场。中国生产的手机商标是用英文词bird（鸟），国内没有一人称之为“飞鸟”手机，而用英文音译名称“波导”。这种形势更让人掂出音译的份量。然而，目前在E领域内，汉语音译的问题更为严重，主要是可读性差，不仅外国人，连中国人本身都读不出原来的音了。树有根，水有源，追根寻源，一切的问题都归结到方案上。

中国有汉语拼音（简称HP），日本有日语罗马字（简称RL），这两种语音工具都是在E中音译民族词的基础。但是日语的音素少，只有5个元音，这5个音和E元音又恰巧相同，RL也没有用全拉丁辅音字母。中国的开、齐、合、撮各类韵母总计30多个，是日语的6~7倍，辅音方面中不仅使用了双字母zh ch sh ng，还不得使用多余字母q、x，用这样一个方案直接拼写中国名词，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。正是中国E者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，率先意识到HP的不足，首次在张闳凡1987年版的《大世》词典，公布了第一个《E转写HP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转写方案”）。这个方案优点很多，照顾到E的读音规则，有准确的国际音标比较对照。但是由于E前辈没有亲身学过HP的缘故，对某些音的理解出现偏差，对HP

方案中所有的整体音节如何在E音译时还原处理的问题没有解决。但是方案本身却留给人思索的余地。

1. 对整体音节的还原处理问题

HP中有一大批整体音节，这类音节不存在拼读上的逻辑关系，要求学生当作整体来记忆。整体音节分三类，一类是零声母音节，如yi、wu、yin等，其中字母y、w不发音，只起隔音作用。这类音节很好办，在音译时不写出y、w即可。如“无锡、孙悟空”中的wu音节，直接写成u就好，如果写成vu反而不妥。“阴阳”的“阴”yin转写为in已经简明准确，如果写成jin，中国人念“金”，外国人念“银”，倒把简单的音节复杂化了。另一类整体音节zhi chi shi ri zi ci si，其中的元音并不发i的音，只是从形式上为这类声母组成音节。这类音节也很好办，i字不写就行了。如Stalino斯大林，Csi慈禧。如果硬要写出i，在E中Ciŝji实际念成“七夕”，斯大林就改名“希大林”了。第三类是既加隔字母又顶符省略的音节，即从ü演变为yu的音节，不写隔音字母或写成ju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对此暂且留在下文讨论。

2. 对复韵母ai、ao发音理解上的偏差

在HP的电视教学中，老师对孩子说：“韵母ai不是发a和i的音，而是发音时口形从a向i滑动。”如果从字母的表面把ai转写成aj，实质上就发成a和j两个音，背离了HP的原意。当中国人再念这些转写的音节时就变味了。比如E连词kaj（和），能和汉字“开”kai→kaj（送气）、“该”gai→gaj读音一样吗？念法不同，书写怎么能一致呢？

同样韵母ao也转写失真，aü的读音就象幼儿园老师给小朋友讲故事：“大灰狼aü一口咬住小白兔”，而不是原来的棉袄的“袄”音了。

3. 后鼻音-ng韵母在音译中出现的问题

E既然是“一符一音”，那么凡是“两符一音”的汉语音素，无论元音辅音在转写时都会出现问题。这些问题我们事先应该预料到，采取相应措施解决好。请看后鼻音-ng的韵母给我们带来的麻烦：“大饼”dabingo，“酱”ĝjango转写后念成“大饼糕、酱膏”。而E化的中国地名就处理得比较好：Pekino—Beijing北京，Nankino—Nanjing南京，Ŝanhajo—Shanghai上海。以上词例中都不写出HP中的g字母。如果按照-ng原样转写就会画蛇添足。

三、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

遵循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倡导的simpleco（简便）和facileco（易学、易读）的主流精神，引用高等数学的思维模式，即微分学的概念。尽可能把E“一符一音，一音一符”的读音规则活用于对中国特有名词的音译中去。

1. 对ai、ao两复韵母的妥善安排

现有的汉语的音译词汇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。早期的中国E者把Esperanto音译成“爱世不难读”，而Olimpiko运动会音译成“奥林匹克”，由此可见HP的ai（爱）、ao（奥）分别和E元音字母e、o对应。元音发音分三个阶段，音首、音干和音尾。音首表示发音的作势阶段，发音的主动器官（声带、唇、舌等）按放到适当位置，准备好发音姿势。音干是每个音素最重要的一个阶段，这时从肺部呼出的气流经过喉头的声带振动之后，从口腔或鼻腔同时（鼻腔元音）流出，继续一个必要的时间。音尾是音的终结，也叫音的宽放，发音器官恢复原来的位置。（陈定民）用一个字母e、o表示HP中的ai、ao是注重了元音音干部分的准确描述，对收尾音采取了微分学中，忽略高阶无穷小量的办法，忽略不计，这样在E中可以避免一个复韵母发成两个音或两个音节的过错。

2. 舌面音j q x的转写简化问题

张闳凡方案的最大功劳，就是把HP中主要错误纠正过来了，对舌面音j q x用ĝj ĉj ŝj表示。但是人们还是不太满意，主要是根据该方案转写的音节太过复杂繁琐。语音学家告诉我们：“发舌面音时，后面连接任何元音，都会出现j的过渡成分，因为当舌面离开上颚向其他音过渡时，必须经过j的位置，所以就产生j过渡音，这就是所谓顎化。”（周殿福）对这类音节的简化处理就是不明写过渡音字母j。“恰恰舞”chacha的原文拼式没写过过渡音，汉语中拼音转写则写出了过渡音：qiaqia。李长禄把“饺子”音译成ĝoz-o，代替繁琐拼式ĝjaŭzio，新疆宋斌把“太极拳”译成teĝiĉo，而不是tajĝiĉĵuan，他们对本文的观点是认同的：即使不写出j字符，发音过程中这个音的存在还是无法避免，所以“此处无字胜有符”，但不知道广大E友能否接受。

3. 鼻韵母的简化调整合并

既然双字母-ng不适合在E中音译转写，那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一方面我们要根据E

字母的实际发音，寻找和汉语有对应关系的字母组合，另一方面很多E老前辈们，在不受HP方案影响之前，拟定的E笔名，成了我们当代人借鉴的财富。

E介词en，副词jen的发音，为我们提供了拼音an（安）的对应字组：en；E短语Dankon！（谢谢！）为我们指示了拼音ang、ong可以用an、on来表示。我们比较一下张闳凡、冯文洛前辈的笔名：Honfan（闳凡）拼音为Hongfan，Venlo-Fon（冯文洛）拼音是Feng Wenluo，通过对比找出了E字母on和HP的ong、eng（在f音节中）的对应关系。Zensd（陈世德）和上述Ven音节，说明E的en同时也可以和HP“恩”en音节音译转写，也就是把元音e表示的音域范围放宽。

归纳起来就是：

E HP

an ang

en an、en、eng

on ong、eng（在b p m 音节）

in in、ing

通过一系列简化调整，我们马上可以看出效果：

HP E 拟改为

大饼 dabing dabingo dabino

酱 jiang gjango gano

饺子 jiaozi gjaũzio goz-o

后鼻音字母的简化仍然采用了语音微分学原理：突出音干部分的表音来化解鼻根音方面的区别。

4. 引用国际音标字母y、w的提议

汉语中的ü既然是E中所没有的音素，直接使用张闳凡转写方案中的国际音标y不就好了吗？如果用ju表示，“鱼”就念成了“油”。现有的E字符不管怎么组合也变不出新的音素，况且国际音标是公认标准，任何一国的E者都没有理由反对，引进后又不影响E任何字母原有的发音。此创意虽新，也是吴玉章等先贤们在《拉丁化新文字》中使用过的。当然，我们从情理上讲，也要和UEA有关权威人士协商通融。如果获准的话，一系列有关音节的音译效果就改观了：

汉字 HP 转写方案 拟改为

鱼 ü, yu ju y

月 yue jüe ye

圆 yuan jüan yen

云 yun jun yn

y在英文中既可以当元音rhythm（节奏、韵律），又可以当半元音year（年）。它的两重性可使音译的E音节界音方便灵活。据此，“元宵”可音译为yensjo。

从汉语组词的基本规律延伸到E音译，也必定是单个音节自由组合，因此引用另一个国际音标w也成为一种必要。w = ü≠v，v这个音是普通话中所没有的。把w专用在音节首，ü用在音节之间，可以避免音节的混淆。比如üoüotou-o（窝窝头），会出现两种音节的划分法：üo-üo-tou-o 或üoü-o-tou-o。使用w字母可以避免这种情况，而且我们还可以放心使用ü的代替式u。

如果在中国引用国际音标的做法可以成功，那么在其它民族语的E音译词中也可以推广。

5. 词尾音节的简化和词尾读音规则。

音译的E词的词尾的处理是比较复杂多样的，我们要追求造词风格的简化，又要考虑到音译效果的保护。比如日文音译词tatamo“塌塌米”，写成形容词tatama就和日本词原音差异较大，而转写成tatamio就不会太多地背离原来词的发音。“窝窝头”写成wowoto，比较üoüotou-o要显得好些，至于词尾还要不要加-o，待商量。

一般情况下，E名词要求有词尾-o，于是中国的“豆腐”音译成toüfuo，这无可争议。但是“豆腐脑”音译成toüfuno，这本身就具备了E词尾形式，还要不要再加词尾，这样的词我们可以见到一大串，如元宵 yensjo，油条 joüjtjo，角（钱币）go，等。这类词词尾变化为复数、宾格时都没有问题，如果要转化为形容词发音变化较大，怎么解决还有待大家充分讨论。有一个重要的音节zi，在造词中最常用，如：“饺子、筷子、孔子、老子……”，这些词不宜

采用HP的zi音节。E字母z发音和国际音标z相同，而HP中z的发音是字母组合dz（在E中不宜采用），单独发一个z音，两者还有些接近，一旦和i、o组成zi、zo音节，便和汉字原音相差太远。所以，整体音节zi不仅要写成z，还要规定和E名词词尾-o分读分写。看来李长禄同志的拼式g^oz-o（饺子）绝不是等闲之笔。

6. 提倡“名从主人”，中国文化名词不加E词尾

名从主人的原则是符合国际惯例的，也是各国文化交流中约定俗成的。E创始人柴门霍夫的名字Zamenhof从来没加过E词尾。一般的中国特有东西应该遵循E造词规定，但是针灸穴位的名称有什么必要加E词尾呢？比如“人中”jenz[^]on，“足三里”z[^]usenli，等等。HP的zh在E中转写困难，倒不如直接用HP方案中的简式z[^]，让国际友人作为新的音素来学习。

以上由刘长盛先生的文章引起的个人想法种种，虽然肤浅但很重要。HP和E在界音方法的根本点上有区别，所以我们要克服对HP方案的依赖思想，不要惧怕E者之间意见不统一，并给自己的课题研究有一段较长的讨论时间。如果中华全协能出面申请立项——研究《E转写HP方案》，申请资金专款专用，召集国内国际专题会议。有了方案，再有一个允许音译的汉语名词的范围，问题就解决了。“东隅已失，桑榆未晚”。现在不是我们抱怨日本E者转写了中国文房四宝的时候，我们要蹙足劲往前赶。只要我们的事业能获得有关领导的理解和支持，我们就能心想事成，胜利在握！当我们为中国和世界的文化交流作出切实贡献的时候，我们就同时为E在国内推广产生巨大的影响。

[返回目录](#)